

中国共产党新闻>>期刊选粹>>党史纵览

## 陈赓智惩大叛徒白鑫的斗智斗勇故事

○王锡堂（湖南）

【字号 大 中 小】 【论坛】 【打印】 【关闭】

陈赓，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他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岗位上，以高超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神出鬼没，惩治叛徒、内奸，营救革命同志，谱写了一篇篇惊险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本文叙述的就是陈赓智惩大叛徒白鑫的故事。

请示定策

1929年8月24日，已经转入秘密斗争的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沪西区新闻路经远里一个秘密联络点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时，突遭国民党军警的包围，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部长杨殷，江苏省委军事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以及军委秘书白鑫均遭逮捕。蒋介石唯恐这批中共要员会被共产党设法营救出去，便急电下达了“速速就地处决”的密令。因此，在我党营救计划未能实施之前，上海国民党军警便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枪杀于龙华。惨案轰动全国，党内同志无不为之痛心疾首。

就在彭湃等四烈士被捕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立即着手策划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并指示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尽快联络与中共暗中保持特别关系的国民党特务机构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查明向敌人告密的叛徒。

杨登瀛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高级情报员、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的身份和权力，很快从上海特务部门查明：中共中央军委召开这次会议的秘密，是白鑫告发的。白鑫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入党以后调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军委秘书。因惧怕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早在一个月之前，就通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牵线搭桥，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自首叛变。出卖这次会议的机密，便是他向国民党卖身求荣的一份见面礼。白鑫在出卖自己的同志后，特别胆战心惊，深怕遭到党和人民对他的严厉制裁，便深藏不出，难以找到他的踪迹。

陈赓将情况调查清楚后，决定请示周恩来，共商对策。彭湃等四烈士被害后的第二天傍晚，陈赓扮成一名黄包车夫，将在先施公司购物的“阔少”周恩来迎上了车。车行至一条两边高墙耸立、行人稀少的弄堂时，周恩来拿出一面小圆镜照照自己的容颜，发现车后无人跟踪，便向“车夫”陈赓问道：“‘白雾’要尽快找到，你是不是有了更具体的想法？”

陈赓头也不抬地拉着车，他回答说：“听杨登瀛说，‘白雾’近两天正患疟疾，因此，我想请示，是否可以动用‘十号’？”

周恩来思索一下，果断指示：“可以！”

陈赓问：“一旦‘白雾’出现，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就地解决？”

坐在车上的周恩来没有当即回答，他沉思片刻后，斩钉截铁地对陈赓说：“不，‘白雾’对我党造成的损失令人痛心，其危害尤其严重，我们要寻找机会，有声有色地公开处决这个叛徒，才能大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气焰，大长我党和革命群众的威风！”

陈赓请示完后，把黄包车拉出了弄堂口，等在弄堂口的我党两名武装“红队”队员，暗中护送周恩来返回住地。

“红队”又称“打狗队”，是上海秘密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枪的工人组成的一支小队伍，专门用来担负镇压叛徒、特务、内奸的任务，同时也负责保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陈赓见周恩来安全远去，便更换衣装，左拐右弯地来到了威海卫路的一家“达生诊所”，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

### — 党史视听 —

#### ★文献纪录片

伟人毛泽东	伟人周恩来
伟人刘少奇	伟人朱德
伟人邓小平	开国大典

#### ★红色旋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东方红	唱支山歌给党听
春天的故事	走进新时代

### — 重大事件 —

邓小平南巡讲话	八七会议
1989年政治风波	遵义会议
粉碎“四人帮”	瓦窑堡会议
秋收起义	庐山会议
百色起义	七千人大会

### — 历次党代会 —

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	

### — 网上党校 —



党旗



党徽



党章



入党誓词

这是一家私人行医的诊所。因为合作开办诊所的两个人，一位叫柯达文（真名柯麟），一位叫贺雨生（真名贺诚），便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达生诊所”，并向卫生主管部门备案，取得了行医许可证。诊所不算太气派，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诊疗室、有病床、有药房，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具备一家街道诊所的规模。

装扮成“求医者”的陈赓走进诊所问道：“医生和护士在家吗？”

医生柯达文走出诊疗室答道：“先生，是看病吗？”

陈赓按着胸部下面说：“最近几天，胃部不舒服，想请医生看看。”

柯达文招呼陈赓进了诊疗室，让他躺在诊床上，并拉上了遮挡诊床的白丝绸帘。柯达文站在诊床边一边为陈赓“诊断”，一边轻声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亲自来找我，一定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柯达文此话说得不错，不到十分紧要的关头，陈赓决不会轻易来诊所的，因为这家诊所其实是上海秘密党组织的后备据点，柯达文与贺雨生接受党组织的派遣，以行医为掩护，合办了这家“达生诊所”，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以合法身份，在上海长期潜伏。陈赓请示周恩来时提到的“十号”，正是柯达文与贺雨生两位同志。

陈赓说：“你可能知道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昨天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了。”

柯达文眼里含着泪水，沉痛地点头说：“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陈赓十分悲愤地说：“出卖彭湃等四位同志的就是叛徒白鑫。”

柯达文感到特别意外：“是他？！”白鑫是他早年相识的朋友，十分看重柯达文的医术，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医师。柯达文到上海开办“达生诊所”后，白鑫一有病就会来诊所或请他到家里诊治，但他并不知道柯达文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诊所的底细。一听白鑫成了叛徒，柯达文马上意识到，应该通过自己与白鑫的特别关系协助党组织除掉这个大败类。他立即向陈赓请示说：“党组织是不是要派我执行处决这个叛徒的任务？”

陈赓完全了解柯达文与白鑫的私人关系，也知道通过柯达文接近白鑫，人不知、鬼不觉地处死这个叛徒，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周恩来有指示，不能这样做。于是，他对柯达文低声交代：“不！怎样处决这个叛徒，中央另有安排。据悉，白鑫最近感染上了疟疾病，我会设法逼他出来找你诊治。他若真的来找你，你要千万注意他的动向，不可有丝毫大意，更不可打草惊蛇，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有办法处决。”

逼蛇出洞

陈赓走出诊所，正是上海夜生活的黄金时间，街上车来人往，拥挤嘈杂。走着走着，他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大声吵闹，扭头一看，发现是两名暗中保护自己的“红队”队员正在与两名看不清面目的男人在吵闹纠缠。他马上转身离去，却又见身后还有两个人。陈赓一惊，马上斜过身子，拐上了街边的人行道。后面跟上来的两个人也加快步子，挤进了人行道上的行人之中。

陈赓趁行人拥挤，便一闪身走进了一家小吃店，店里几张餐桌全坐满了顾客。老板娘迎上前来招呼他入座。陈赓神态自然地说道：“进里边说话。”老板娘见来者气势不凡，便随陈赓进了里间。陈赓面对老板娘严肃地说：“我是便衣，在路上被人盯上了，你马上把我从后门送出去。”老板娘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立即打开后门，把陈赓送了出去。

陈赓走出小吃店，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迅速来到了另一条街道上，发现身后不再有“尾巴”，便按原计划来到广慈医院门口，把预先写好的一张警告叛徒白鑫的纸条贴在左边柱子上。白鑫叛变后，一直害怕中共特工向他讨还血债，染上疟疾后，不敢外出求医，可是病情越来越严重，难以支撑。他叛党投敌的牵线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答应等几天派人护送他去医院看病，可他又怕人多目标大，遭到中共的伏击。因此，他想来想去，就在陈赓在广慈医院门口贴纸条的当天晚上，趁着人少的时候，化装来到了广慈医院。眼望里面没有可疑迹象，便准备抬脚走进去，可是他一抬头，发现左边门柱上贴着一张书本大的纸条，他上前一瞧，见纸条上写的是：北辛兄，知你今晚或早或迟会来医院求医，故特备单方一贴，供你受用。

贪生怕死，不足为训。

卖友求荣，人神共诛。

并请你切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白鑫不看则已，一见吓了一大跳，“北辛”就是指他“白鑫”，字条上每一个字都如同箭一般向他射来，他顷刻之间觉得头脑嗡嗡响个不停，快要休克似的，便连忙伸出手扶住了门柱。惊吓之余，他不敢再看，也不敢进医院看病购药，便拖着病体溜回了住地。

从这以后，白鑫再不敢外出，一连两个月，上海全找不到他的踪影。陈赓知道，是他贴在广慈医院门口的字条发生了威力。他想，白鑫的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就会每况愈下，总有一天会来找柯达文医生。

陈赓真是料事如神，两个月后的一天，一位衣着平常的年轻女人走进了“达生诊所”，口喊求医。柯达文照例请求诊者先诉病情。

年轻女子在医生旁边诊椅上坐下，把一只写有“密谈”的手伸向柯达文。柯达文一见，很觉异常，便仔细端详年轻女人的面容，低声说道：“小姐，你容光焕发，不像是有病在身的人，你我又素不相识，是不是有难言之事？”

年轻女人有些迟疑，但见柯达文说话和气，神情恳切，便放心问道：“恕我冒昧，你是不是有名的柯达文医生？”

“鄙人就是，但谈不上有名。”

年轻女人见屋内没有他人，便小声说道：“柯医生，我真佩服你的眼力，我的确不是为自己求医而来，而是受一位好友之托，特意来请你上门看病的。”

柯达文含笑回答：“小姐既是受人之托，可见你那位朋友一定是工作繁忙或者是病重行走不便。只要能小姐和你的朋友效劳，在下应在所不辞。”

年轻女人卖着关子笑着说：“托我前来求柯医生的，与其说是我的朋友，还不如说是你的朋友。”

柯达文说：“我的朋友很多，我真猜不出来是谁了，请小姐就不必兜圈子了。”

年轻女子答道：“那就直言了吧，这个托我前来找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白鑫哪。最近他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不便亲自来诊所找你，才不得已托我前来。”

“哦！是白鑫老兄啊，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一定去。”

“柯医生果真是个爽快之人，那就请你今晚7点到白宫饭店1楼13号房间来，白鑫会在那里等你。”

年轻女人走了，柯达文立即和贺雨生交换了意见，并请贺雨生给陈赓打电话进行汇报请示。

陈赓听完贺雨生汇报后，思忖片刻，他指示：“这是白鑫有意试探我们，你们一定要沉着冷静，让他觉得无事，并相信柯医生是个真正可靠的朋友。”

当天晚上，柯达文提着出诊的皮包，按年轻女人约定的地点来到了位于法租界的白宫饭店1楼13号房间，但见到的仍然是那位年轻女人，柯达文有点生气地说：“他既然约了我，怎么又跟我演‘空城计’呢？莫非白鑫不相信我这位朋友。”

年轻女人见柯达文不失承诺，暗自高兴，只得笑脸相迎地说道：“你真是一位白鑫的好朋友，这次他确实有事而失约，就请柯医生原谅他这一回吧。”

柯达文说：“既然如此，那我就回诊所了，诊所还有病人等我。”

柯达文在白宫饭店看了一出“空城计”，心里暗暗钦佩陈赓的料事如神。

枪声宣判

柯达文顺着原路，直接回到了诊所，接着便进来了两个男人，要请柯达文出诊。

柯达文打量这两个男人，感觉这又是白鑫派来的人，并且是有备而来，便试探地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责任，但

晚间出诊费用要比白天高两倍啊！”

两人连连点头：“照付！照付！”

柯达文说：“你们乐意多出诊费，那就走吧！”

一个男人指着柯达文手中的出诊皮包说：“柯医生，药品带齐了吗？”

“我既不知道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又不知病人的病是重是轻，怎知道药带得齐不齐呢？”

两个男人不好多说，只得领着柯达文走出了诊所。三人走出不远，两个男人便要柯达文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吉普车。但不等柯达文坐稳，就用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双眼。

小吉普左弯右拐，开进了一家宅院，紧接着他被扶上了二楼的一间房里。白鑫一面为柯达文解开蒙住眼睛的黑布，一面带着笑脸说道：“柯老兄，老弟这次突遭厄运，出此下策请你出诊，你就是骂我祖宗八辈，我也得请你谅解！”

柯达文看见瘦了很多的白鑫，心中无比愤恨，可为了迷惑对方，便笑着说：“白鑫兄，你怎么使出特务这一套来了？你到底遭了什么厄运，吓到如此程度？”

白鑫垂头丧气地诉着苦说：“我是活该倒霉，无意得罪了上海的青红帮大头子，他们在四处找我，无奈之下，我只得躲在这位朋友家里，连大门都不敢出。”

柯达文装作一切都不知道，并以害怕的口气说：“你这样做，不是也把我牵扯进去了吗？”白鑫说：“你一个当医生的，又没惹上他们，会担什么干系呢？好吧，不说这些了，你还是先给我看病吧！”

柯达文从诊包里拿出听诊器，给白鑫听了心、肺，看了舌苔，说了说白鑫的病情，接着给了一些随身带来的药品，便起身准备回去。

白鑫把手一拦：“你就在这里陪我几天吧，至于诊所的损失，我一定加倍补偿。”

就这样，柯达文被困在了这栋辨不清方向的范争波的寓所里。直到第七天晚上，白鑫吐出了真言：“柯老兄，不瞒你说，为了躲避上海青红帮的追捕，我已买好了两天后的海轮客票，打算去外国躲避一段时间再说。因此，请柯老兄回诊所给我取一些必备的药品，在旅行路上服用，但得请你不要走漏风声。”

柯达文答应了白鑫的要求，当即，他又被蒙住眼睛，由两个特务扶上汽车，开往“达生诊所”。

柯达文走后，贺雨生通过电话，向陈赓做了汇报，陈赓指示说：“他们还会将柯达文送回取药，你务必谨慎，密切关注他们的举止动向，发现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柯达文被两个特务送回诊所后，他一边取药，一边通过自己想好的暗语将白鑫的住处的大体情况告知贺雨生。

“诊所最近几天来看病的人多吗？”

“每天都有。你呢，这几天到哪里去了，日子过得还好吗？开头两三天，我还急得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好给你送饭呢！”

“住在‘饭’铺里，每天‘蒸钵’饭，红烧肉、高级酒，我是‘白’吃‘白’喝，玩得够好，你就放心吧。”

柯达文取完药，又马上被带上汽车走了。贺雨生思考他与柯达文的简短对话，心中即刻想到刚才柯达文说出的“饭”铺，这个“饭”字不是与姓“范”的“范”字同音吗？他说的“蒸钵”不也是同“争波”谐音吗？最后他说“白”吃“白”喝，不就是暗中告诉他，白鑫是住在范争波家里吗？

想到这里，贺雨生立即拨通了陈赓的电话，要求马上在约定地点进行汇报。

陈赓接完电话，立刻赶到约定地点，听取了贺雨生的汇报和推断，听完后，他说：“上次接到

你的电话后，我已经通过关系了解到，白鑫已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准许，将去欧洲避‘难’，但他住在哪里，哪

一天乘海轮走，还不清楚，不过，我们已在轮船码头采取了监视措施。今天听了你的汇报，有了柯达文送出的消息，我们的行动就更有把握了。”

随后，陈赓又与杨登瀛取得了联系，请他以特派员身份去一趟范争波家，了解一下白鑫去欧洲的具体时间。

第二天上午，杨登瀛驱车来到范争波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高官来了，范争波自然要热情接待，并实话实说，向杨登瀛通报了白鑫去意大利的轮船起航时间。杨登瀛说：“请你叫白鑫出来，我有话要对他说。”

白鑫见到顶头上司，以立正姿势等待训话，杨登瀛指示说：“白鑫，你也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当以党国利益为重，因此，你这次旅行意大利的时间，只能以半年为限，到期必须回来。”

白鑫只得唯命是听，满口答应。

两天后，即11月11日的下午，一辆挂有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牌照的小吉普开到霞飞路范争波寓所的大门口。吉普车一停，紧闭的大门打开，范争波陪同白鑫走出来，正准备上车去码头时，忽听一声呐喊：“白鑫，你这个大叛徒，今天党和人民宣判你的死刑！”早已埋伏在寓所周围的我党“红队”队员一齐冲了过来。白鑫吓得拔腿想跑，只听得“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白鑫倒在了污秽的血泊之中。

一天后，上海各家报纸迅速刊登了中共公开处死叛徒白鑫的消息，人们计算，白鑫的叛徒生涯才整整一百天。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 [cpc@peopledaily.com.cn](mailto:cpc@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 [cpc@peopledaily.com.cn](mailto:cpc@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民网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1997-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